

科普写作，爱之不易

林凤生

在《科普研究》2011年第1期上，笔者从编辑的角度诉说了科普期刊的办刊之难。今天，笔者想以作者的角度来谈谈对科普创作的感受。因为笔者多年来在工作之余也著译了十来本科普图书，故对科普写作之甘苦也略知一二。现晒出来供诸位一笑。

笔者的科普写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“文革”结束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，各种科普书刊纷纷复刊出版，令我看了欣慕不已，也学着投起稿来。当时，驱动我写作的动力有二：一是笔者虽是学物理出身，但自幼喜欢舞文弄墨，有一个想做作家的梦；二是不怕诸位见笑，也想赚点银子。因为我是个教书匠（当时属于清贫行当），家有生病的老母需要供养。孰知一发便不可收，从1984年起到2002年才歇手，断断续续写了十几年。其中既有欢乐，也有烦恼。

记得20世纪80年代时，稿酬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，写一篇千余字的短文可以拿15元钱，相当于工资的1/6，也相当于上10节课的课时费。所以我当时觉得写稿有三乐：文字完篇一乐，发表见报二乐，收到稿费三乐也。然而，到了90年代，随着物价和工资呈几何级数的上涨，而稿酬则以算术级数的调整，写稿在经济上的收益已渐渐失去了吸引力。当然，我辈读书人应安贫乐道，不该为一点小钱斤斤计较；然而碰上的一些事却不能不让人窝火。例如一篇文章发表了，附在样刊里的稿酬通知单上写明40元，但收到的汇款单上只有14元，这种处在有意和无意之间的小失误，

常常把我发表文章的愉悦感驱赶得荡然无存。记得1992年时，笔者应上海某出版社之约撰写一套《物理故事丛书》（共6册，我写了3册），因本职工作繁忙，也断断续续用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。1996年书稿出版后成绩还不错。初版印了2.3万册，一年之内又加印了4次，印数达4万多，并获得了上海市第一届科普四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1996年度上海市优秀科普图书奖。当时我得了一次性稿费12000多元，后来又得过300元的奖励。在1996年的全国书展上，举行了该书的新书发布会，我还客串了一回签名售书。不久，社里又让我去签合同，说台湾某出版社要买版权，拟出繁体字本，合同上写明作者与科普社共享繁体字版的版税。翌年拙著台湾版出版了，但所谓的版税却至今一分未得。期间，我也几次问过相关情况。出版社答曰：台湾那家出版社的钱只付了一半，要我再等等。我一等几年，知道没啥



图1 作者在1996年全国书展上签名售书

收稿日期：2011-03-15

作者简介：林凤生，编审，曾供职于上海大学《自然杂志》，现已退休，Email: linfengs2008@sina.com。

希望,因为追诉期也早过了。2006年我退休后,闲来无事便买了一台电脑上网娱乐。无意中,发现拙著竟然在一本名叫《数理科技》的杂志上连载了一年多,文章上倒署了在下的大名,并说摘引自上海某出版社的《物理故事丛书》,但也没有收到过一分钱。去年我在当当网上购书,发现《物理故事丛书》还有卖的,点击进去,才晓得原来内蒙古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拙著的蒙文版,而且已经是第二次印刷。我发了一封信给出版社,对方寄来了三本样书,令我失望的是里面没附信,连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。

无独有偶,1997年的时候,我应香港某出版公司之约翻译了几本科普图书,后来在网上发现,台湾的某印书馆也有在卖,封面、版式,都无甚变化,上面也署了在下的大名。我发函问了公司的责编,他也说不清楚。后来听朋友说,港台的多家著名出版社在深圳福田区买了一幢出版大楼,大家都挤在一幢楼办公,互通有无是难免的,不足为怪。虽未亲眼所见,我听了也不禁为之愕然。

事实上,从功利的眼光来看科普写作,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尽管新世纪以来,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激励政策,设置了各级奖项,甚至优秀的科普图书可以入选科技进步奖等。但这种举措更多的像是在作秀。因为科普读物很难用原创性来衡量,比较好把握的是图书的“模子”。所以历年来(注:这里是就当时而言,现在好多了)的获奖作品大多都是巨无霸(如丛书、大全、百科、词典等),作者少有一个班,多则一个排。这样人均一分,也蹭不到什么好处。笔者也有幸参编过几本获奖大书(如《中学百科全书》获第4届中国图书奖等),学校里优惠购房时,我请出版社开证明想沾点光。结果4张证明才加2分,只能与校级三八红旗手相当。而笔者的一位同学在教研室工作,参加室里的一项科研,获上

海市科技进步奖。他在项目里只是管理仪器,获奖时名列第9,仅此一款在退休时享受了工资百分之百的养老金。记得有一次与某出版社领导一起用餐,我问起现在的图书获奖究竟是在表彰谁?领导说图书奖就是奖给出版社的。且不说从选题策划到组稿编校,乃至宣传营销都是出版社在搞;就是参加评奖,什么参评费、审稿费、赞助费等也都由出版社支付,没有这些投入,哪有书刊获奖。我听了如醍醐灌顶,连声说承教、承教。

再说科普文章就写作的角度来说,也是趣味缺缺,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命题作文,寄投杂志的文章,体例、字数、文风都要按杂志的要求;即使写一本独立的小册子,从文字到形式也要受到丛书框架的桎梏,来不得随心所欲。另外科普文字的内容还要受到知识本身的局限,让你写力学,离不开牛顿、伽利略;让你说电学,不能不说法拉第、麦克斯韦。有些故事早已经被人说烂了,想要不落俗套,也难。所以对科普文章而言,搞文字创作时那种酣畅流利、肆意纵横的快感是没有的,更多的是写写停停、查查翻翻、踽踽独行。常常是文章读了不满意,但也只能如此耳。

许多年过去了,笔者熟悉的以传播知识为主旨的传统科普读物早已式微,而以图文并茂来吸引读者眼球的科普新书已经成为图书市场的主流。但纵观他们的景况,仍让笔者感到沮丧:其中以介绍科学前沿动态、倡导学术争鸣的高级科普读物,及以弘扬科学精神、宣传科学思想的科学人文类读物本身就属于小众科普,虽然做得认真,但叫好不叫座,赚了吆喝没赚钱;而大众科普读物面向的最大读者群体——中小学生已被教辅读物和电子游戏所俘获;图书市场里唯一的科普书亮点——养生保健类书籍却鱼龙混杂,一不留神就碰上了伪科学。看来,科普书刊要重振雄风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。